

新社會的新婚姻



旅大婦女聯總會編
大連東北書店發行

新社會的婚姻

前 言

蘇軍解放東北後，旅大婦女在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，積極地參加生產勞動，在生產戰線上創造了輝煌的成績，成爲建設新旅大不可缺少的力量。

雖然旅大婦女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之下，獲得與男子平等條件，獲得在勞動上初步成績，但旅大人民在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束縛統治的很長期間，造成人們思想上的封建與落後，致使有許多人對於『男女平等，婚姻自由』意義不夠明瞭，甚至有的人完全不能理解。因此，旅大婦聯當茲旅大婦女二屆代表大會開幕之際，爲使大家對婚姻問題有足夠的重視與研究起見，特編輯這本小冊子。其目的：在於幫助婦女們如何正確處理婚姻問題。這本小冊子深恐不能滿足廣大婦女群衆的要求，因此，決定繼續蒐集這方面的材料，準備出第二冊，希各界姊妹大家動手反映材料，蒐集材料，使第二冊早日與大家見面。

旅大婦聯總會

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

目 錄

如何解決不合理的婚姻問題·····	一
『不用金錢自由婚各人愛上了心上的人』·····	五
一個寡婦的『私生子』的處理·····	三
重 圓·····	一七
小秋愛嫁勞動漢·····	三
嶄新的婚禮·····	三七一—四〇

如何解決不合理的婚姻問題

旅大婦聯總會

目前，在我們婦女中不合理的婚姻現象依然存在，有的父母把將滿十歲的女兒，賣給生活富裕的家庭當童養媳；有的把女兒出賣做妾；有的父母一手包辦了女兒的終身大事，此外，早婚現象也很普遍，以至造成婦女終生的痛苦。

任何不合理的舊制度，在今天人民做主人翁的新社會裡，都得廢除，不允許它存在，而不合理的婚姻，當然也得廢除不允許它存在了。爲什麼還有不合理的婚姻依然存在呢？這沒有什麼奇怪，不合理舊制度被廢除不等於每一個人的封建落後思想被肅清，惡劣的統治階級思想殘餘在人們腦中依然作祟，便因而就會時常發生不合理的婚姻問題。

新社會對待婚姻問題的處理採取什麼態度呢？首先在訂婚、結婚、解除婚約、離婚等問題上，是以男女平等、婚姻自由爲原則，任何人不得干涉；其次必須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與法定的年齡訂婚結婚制，反對包辦強迫及買賣婚姻；如有不合理的婚姻若一方

堅持意見解除婚約或離婚，即應允許其解除婚約或離婚。免得婦女與家庭時常爲婚姻不合理而鬧糾紛。有的婦女對認識新社會所賦與的平等權有些模糊（當然我們婦女工作也做得不够深入！），對包辦買賣婚姻不做任何抵抗，或者不與自己團體的組織力量相配合，而單獨的消極抵抗，結果，不能消滅不合理的婚姻現象。

如何解決不合理的婚姻問題呢？

第一、積極參加勞動生產，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。

我們旅大的婦女，已經生活在完全合理的社會制度下，並有黨與政府及廣大人民力量來保障男女平等權利，則婦女本身就應該積極起來參加各種勞動生產，與男人同樣擔負起建設新旅大的責任，逐漸作到經濟上能够獨立，不依靠別人，才會被公婆丈夫和社會所敬重；才會增加家庭的和睦與團結；才會更容易提高與鞏固婦女們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地位；才會使男女平等的各項法律有充分實現的穩固基礎。

第二、提高覺悟程度，樹立正確的婚婚觀。

婦女本身覺悟程度要提高，加強文化學習，學習政治，關心形勢的發展，養成勞動觀念，艱苦樸素，不做金錢俘虜，埋頭苦幹的優良正派作風。要以革命的婚婚觀，革命的道德，去理解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原則，只有經過慎重的考慮與真理的分析才能辨別

婚姻制度是否合理；才敢於向企圖和正在以不合理婚姻制度奴役妳的人們進行鬥爭，並爭取整個社會對婦女切身問題的同情與援助。

第三、認真負責向廣大人民宣傳我們的婚姻政策。

要求每個婦女同志，把現在存在的不合理婚姻問題，當成自己的問題自己的痛苦，那麼，就要我們認真負責的向廣大人民進行今天的『男女平等，婚姻自由，反對包辦買賣婚姻，反對早婚，』之基本道理的宣傳教育，糾正與制止已存在或將要發生的不合理婚姻，用以喚醒廣大人民群眾的覺悟，並使之逐步提高。這一工作必須經過細緻艱苦的教育過程，要求我們婦女工作同志，特別要耐心細心深入到廣大婦女群眾中去，大家共勉，為解決廣大姊妹們的切身痛苦而努力。

第四、用合理的途徑，解決自己的婚姻問題。

新社會賦與我們平等權利，讓我們在合理合法的途徑下解決自己的婚姻問題。經過三年多民主教育的旅大婦女，由於整個社會的進步，推動了婦女的進步。據了解大連地方法院在一九四八年（十二月除外）內，所受理的民事案件中，婚姻問題佔第二位，單自女方提出的佔整個案件的百分之八十四。從上面的數目中我們明顯的看出有的婦女已開始接受真理，並又能實際運用真理，採取適當的辦法解決自己的婚姻問題，這是婦女進步的一種表現。但我們並不能滿足於現有的進步程度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有的婦女

對舊社會的不合理婚姻（包辦、買賣、嫌夫老、男人外出多年等）表示不滿意，認為痛苦，但她們並不用合理的辦法去解決問題，而採取了，與人妍度、通姦、捲逃、謀害親夫、自殺等非法行為去解決，這不但不能引起社會同情政府援助，反而要受到人民遺責與法律制裁。

如果在婦女姊妹中，仍有不合理婚姻存在時，希望你們經過自己正確的分析判斷之後，認為妳自己的婚姻確實不合理，那麼妳就該勇敢地到婦女組織中提出自己的意見，並要求婦女協助妳向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法院提出妳的申訴意見，以期求得在政府與法院本着合理合法的婚姻自由原則解決妳的痛苦，使妳解脫封建束縛，參加勞動生產及各種社會活動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

『不用金錢自由婚』

各人愛上了心上的人』

柳勉之

——晉綏土地改革中農村婚姻制度的改變——

晉綏行署成立後，即明文宣佈廢除買賣婚、早婚、包辦婚、童養媳等封建婚姻制度，實行婚姻自由政策。隨着新社會的建設和農民覺悟程度的提高，舊的婚姻制度逐漸破壞，新的婚姻政策逐漸實現，到一九四七年下半年，晉綏全區普遍實行土地改革，澈底消滅封建半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，農民們突破了封建思想的傳統束縛，紛紛起來反對野蠻的買賣婚姻。興縣楊家坡男女農民首先提出，取消買賣婚姻，各地男女農民立即響應，掀起了反對買賣婚姻的浪潮，婦女們更爲積極，以實際行動率爭取其實現。

一 婦女們紛紛起來控訴買賣婚姻的罪狀

交城四區馮家溝行政村一百多婦女，在二月十八日開會控訴買賣婚姻的罪惡。貧

農軍屬老太太張二奴有兩個兒子，大兒子已三十多歲，還娶不起媳婦，年年『受』（勞動）年年窮，年年娶不起媳婦，她在會上聽到能廢除買賣婚姻，非常高興。馬貴香過去『問』（訂婚）大媳婦時借白洋五十元，至今還未還清，問二媳婦借小米二石，他兒在審上勞動了幾年才還清。她在會上說：『要不廢除買賣婚姻，咱們還是翻不了身』。郭桃子說：『我養了三個女兒，大女兒從五歲上就被她爹賣給人，因為感情不合，一到我家就哭哭啼啼，二女兒亦早『問出去了』（訂婚），三女兒再不賣了，讓她找個合意的男子吧！』李三奴也談了她受買賣婚姻的痛苦，她爹替她找下個丈夫比她大十九歲，每日生氣吵架，現在她雖年老了，但希望以後不要再給孩子造罪。李青蓮也表示她的七歲小女兒一定要等她長大後找個如意丈夫，好好過日子。劉佔花並提出買賣婚姻有三大罪狀：第一，買賣婚姻是財主定的制度，有錢人可以買大小婆姨，窮人只能當光棍；第二，買賣婚姻不把婦女當人看；第三，夫婦不和，生產不起勁，生活過不好。最後，大家一致通過廢除買賣婚姻，決定回去向沒到會的群眾宣傳解釋。

朔縣五區大夫莊，貧農會委員召開全村中貧農婦女大會，討論廢除買賣婚姻。貧農武義年的媳婦哭着說：『我才兩歲，我母親把我『問出去』（訂婚）男人比我大十一歲，十三歲出嫁，不會做營生，婆婆就打罵，現在我有個女兒，讓她自主結婚，保證不要一個錢』。僱農張明高的媳婦也說：『我出嫁時，婆家出白洋二百六十元，叫媒人都

拿去了，我父親連一個錢也沒見上，張明高攬工一輩子，賺下的錢爲了娶我化了個精光。真是窮人家，不娶女人一個窮，娶過女人兩個窮，生下娃娃三個窮。僱農李開元的媳婦搶着說：『地主老財早早娶過媳婦，早早生下娃娃，咱窮人不能早娶媳婦，生不下娃娃，地主還說自己命裏絕後』。貧農李開、張移等三個婦女提出她們有六個女孩子，將來出嫁，保證不要一個錢。

寧武二區頭馬營行政村婦女們，聽了楊家坡農民發出買賣婚姻的號召後，大家展開熱烈討論。廖二明提出：『舊社會看不起女人，說是「娶到的『婆姨』（妻子）買到的馬，想騎就騎，想打就打」，這應該取消』。張蘭英說。『生下女子來，就溺死了，這也是舊社會看不起女人的事實！』大家又討論起頭馬營劉喜梅來：媽媽懷她時，她父親死了，生下來就要溺死，劉二巴老婆救下她，把她奶大，給奶兒劉毛眼做了媳婦，後來，又以白洋五十元，賣給四十二歲的貧農張二眼，可是她才二十一歲，倆人感情不好，經常吵鬧。有人提出虐待童養媳也是不對，陳蘭蘭沉痛的說：『我一歲上死了「大大」（父親），三歲上死了媽媽，「老娘」（外祖母）把我收留起來，因爲窮的養不起，七歲上就給了史二富做媳婦，翁翁討飯吃，婆婆給地主攬工打短，磨豆腐，我太小，什麼也不會做，吃不上，穿不上，人家還上炕一拳，下炕一脚的打我，當童養媳的實在「恓惶」（可憐）！』大家『咯吵』（討論）說：『舊社會的窮人，男女都是一樣受恓

惶，看不起婦女是地主老財留下的壞制度。』最後大家提議：建議政府頒佈新的婚姻條例：（一）不准虐待童養媳，（二）嚴禁溺死女嬰，（三）嚴禁纏足。

二 離婚結婚有自由，農婦丫頭得解放

臨縣大區霍家塢村，婦女薛巧花，貧農成份，早在七年前（解放前）她的父親因生活逼迫，把她賣給地主王臨祥爲妻。當時她只十四歲，王臨祥是個發育不完全的駝背。出嫁後，丈夫、婆婆常常打罵，把她當牛馬一樣使喚，除做家裏的一切勞動外，還要和僱工一起上地，每天侍候丈夫婆婆吃白麵、吃饅頭，她吃粗炒麵、苦菜，還不得一飽。群眾看不過去，勸她的父親替女兒另找丈夫，但她的父親不敢惹地主，就自己去給王家白做活，想以自己的勞動來分擔女兒的痛苦和負擔。地主却向人說：『我的媳婦我打死灑了糞也不能離婚。』土地改革開始後，群眾鬥爭地主，薛巧花也挺起了腰，向代表委員會提出要求離婚，並在鬥爭大會上傾訴了七年多所受的痛苦。政府和農會批准了她的要求，從此她脫離了封建地主的壓迫。不久，她選擇了新翻身農民王丕貴爲對象，兩人到政府登記後就結了婚，建立了幸福的新家庭。

在新年中，她自動報名，參加了村裏的秧歌隊，邊扭邊唱，比任何一年都高興，請聽聽她對於婚姻問題的歌唱吧：

地主娶我不心愛，壓迫七年『灰得太』（很不幸），土地改革實在好，跳出火坑真痛快！

塢頭有王丕貴，人很勤勞又和氣，咱們二人起了意，自由自願配夫妻！

天上的雲彩雲套雲，咱們婦女翻了身，不用金錢自由婚，各人愛上了心上的人！

另一件可以與此媲美的是丫孃賈彩香獲得解放的故事：

崞縣一區魏家莊地主郭成龍，在民國三十一年用『鬼子票』（偽幣）五十元替他娘買了十二歲的小丫孃，名叫賈彩香，清源縣人，爹死了，沒辦法過活，隨娘逃來崞縣，賣給地主當了丫孃後，受盡百般折磨。在土地改革中，賈彩香才從地主家庭解放出來，獲得人身自由，並分了土地財產房屋，村裏有個單身貧農趙恒財，今年十八歲，父親死得早，母親改嫁，他隨母帶養了幾年，土地改革中回到村裏，分得了土地財產，想娶個媳婦成個家，當時，看中了賈彩香，經貧農郭補田、劉漢元介紹，賈彩香很同意，農會也認為這是土地改革中的一對好夫妻，男女雙方與介紹人一同到區上登記後，於十二月三十日正式舉行婚禮，鄰近農民都來慶賀。

三 解除婚約有自由，訂婚不化『彩禮』費

寧武三區川胡屯村十七歲閨女劉貞蘭，十年前被她父親以頂債方式，和地主張巨魁

的兒子訂婚，土地改革中在農民大會上宣佈解除婚約，得到解放。當時她父親借了張巨魁山西票五元及一部份糧食，每年高利剝削，把家裏僅有的二垧地押給張巨魁。後來生活更無着落，就將八歲的女兒劉貞蘭許配給張巨魁的兒子爲妻，取身價若干元，贖回那兩垧地。以後張巨魁又圖利用這個親戚關係，保存財產，寄放到劉家一個元寶，兩件衣服，一包文約賬簿。土改工作團到了該村，宣讀了普救農會臨時委員會告農民書，劉貞蘭的哥哥，自動把這些財物拿出來，交到貧農團，並提出劉貞蘭的婚姻問題，劉貞蘭說：『我死也不到地主家，我是被他家剝削去的，不是自願訂婚。』農民大會立即批准劉貞蘭與張巨魁的兒子解除婚約，退回原來訂婚的官帖。

中陽三區聚園場村，惡霸富農高振德，民國三十年買總他是頑僞村長，強迫貧農女子朱環英父母將環英和他兒子訂婚，環英家惹不起高家權勢，不敢不答應，土地改革中，高就想乘祥來未清算鬥爭前，將環英搶娶過來，便通知宋家迎婚日期，環英知道後，哭着提出她不給高家當媳婦。

她哥哥就把這件事提到貧農團討論，貧農團一致同意環英應該有婚姻自主權，向高家提出退婚。環英非常高興，她的父母也高興的說：『以後不能把環英賣錢，婚姻要由她自主。』

洪趙三區大胡麻村，貧農石書堂，在討論廢除買賣婚姻以前，託人問下南玉村薛處

兒的女子，彩禮要十石麥子，這次貧雇農會上討論擁護廢除買賣婚姻以後，男女雙方一起當面談了兩回，滿心如意，只要送一套衣服，彩禮全部不要，就訂了婚，並準備在臘月裏結婚。

四 寡婦自由改嫁

離石四區紅羅溝村閻君茂，前年六月「婆姨」（妻子）得病死了，因為家貧，再娶不起，三十三歲就打了光棍，生產也受到影響。場崖村薛侯汝，丈夫害病死了，留下十一歲的孩子，少吃沒穿，生活很困難，因封建束縛，不敢改嫁。土地改革中，經李佩江等人介紹後，他倆親自談好，於十二月十七日自願結婚，女方將分下的土地財物和小孩，都帶到夫家。閻君茂七歲上攬工受苦，和他父親節衣縮食，在民國三十一年花了六十元白洋和八疋布才娶過前一個「婆姨」（妻子）。這次不化錢結了婚，他高興的說：「我也沒想到我還能娶婆姨，這下我「受苦」（耕地）也有個做飯縫衣裳的人了。」他父親也說：「前年減租給我減回四十二畝坪地來，今年土地改革，又給我分下一眼窩，一間房子，一個牲口圈，這次廢除買賣婚姻，媳婦也有了，孫子（媳婦帶來的男孩子）也有了，還帶來了兩份土地財物，這是共產黨給的好處。」

薛侯汝更是高興，她說：「舊社會受盡了慚惶，寡婦那裡算人！一出「龍門」（大

門)就要聽到閑言閑語，一點自由也沒啦！現在能自由改嫁，還能帶兒子，帶土地財產，這世道，婦女可真翻了身！』

一個寡婦的『私生子』的處理

劉四鷗的媳婦今年三十九歲了，男人在七年前死掉，丟下三個孩子，因村裏封建習慣濃厚，除了由家長們賣掉寡婦外，一般寡婦，都不易改嫁，要改嫁，不但不能帶走孩子和財產，並且要在晚間偷偷摸摸從後門走出村外，碰上親族中有不講道理的，雙方就要打架搶親。在這種封建壓迫下，劉四鷗的媳婦不敢改嫁，長期過着痛苦的生活。但是，家裏却沒有男勞動力，要靠自己種地來養活小孩們，是力所不及的，恰好她婆婆的兄弟老張，是個無家可歸的光棍漢，她就留他在家裏幫忙，他們就相好了。解放前，他們生過兩個『私生子』，都忍心地弄死了。

這次，土地改革時，婦聯一位女同志下鄉工作，到了她家裏，發現她的肚子又大，群眾中也有人提出：『她又有孩子了！弄死過兩個，這個可不要叫弄死吧！』於是，這位婦聯的同志就和政府、村婦聯商量，委託一位老婆婆去向她解釋政府保護私生子的政策，並分配了婦聯會的積極份子注意保護，小孩生下後不要讓弄死了。

臨近產期，她們都密切地注意着，當一發現孩子已經生下來，就守住孩子，產婦見來了人，就哭開了，說：『做了沒出息的事，求大家原諒吧！……』大家又向她說明孩子是社會上的後代，政府完全加以保護，群眾中也是能設通的，勸她產後好好休息，把孩子養大，千萬不要弄死。

晚間，婦聯同志親去看她，又作了解釋。

這時，村裏沸沸揚揚的議論開：『生了私孩子倒有理了！這個去看，那個去瞧，咱生個孩子，誰也不理！』

『開個鬥爭大會，叫她說，和誰養的孩子？』

『把她舅舅擡出去！丟人敗姓！敗姓不死！』

有些青年男女反對說：『早該讓她們結婚，現在婚姻自由，寡婦可以改嫁。』

『這樣的年紀，走吧！丟人！那三四個孩子怎能放心？不走吧！誰養活起這一家

人？』

當即由區幹部、婦聯幹部，召集村幹部、村婦聯幹部開會。開始，有些幹部對這件事仍有封建觀點，覺得是丟了村子裏的人，應該處罰男女雙方，後經婦聯會的同志，着重說明這是封建社會裏的婦女受壓迫，婚姻不自由的結果，對於這些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問題，我們應本着男女平等，婚姻自由，寡婦可以改嫁，並能帶財產、帶孩子、私生

子應受保護等原則來處理，不應用封建老辦法來處理，多數人對這些原則都表示同意。有人提議：由政府批准她兩人成爲合法夫妻；有人認爲大多數農民對此問題，尙存有濃厚的封建觀點，簡單的解決了，不能教育群眾。最後決定等待產婦滿月後，徵求他們自己的意見，再來處理。利用這時間在群眾中廣泛深入的宣傳我們的婚姻政策，經過一個月的反覆醞釀和座談討論，有些問題就得到了大多數人的同意：不開鬥爭會，孩子留給他媽媽撫養。老張還是幫助她家生產勞動。

但是，村裏人的思想上還有疙瘩：特別對他們兩人能否結婚問題，更沒有打通。有些人說：『先泰後婆，可以嗎？』『舅舅和外甥媳婦結婚可以嗎？』小部份群眾說：『現在吃倒（生活）在一起不好看，讓他們結婚算行，光明正大！不結婚不頂事，過兩年又要生一個。』兩種意見爭論着，他倆自然是願意正式結婚。

經幹部會決定，爲了進一步使村裏人了解婚姻自由的道理，爭取多數群眾同意，問題暫時仍不徹底解決，只決定孩子由母親好好撫養着，大家不應該歧視孩子的父親幫助她們勞動。他們能否結婚，由她們自己最後決定，只要他倆去向政府請求結婚登記，政府是會批准的。

以上這件事情，是土地改革運動中，婦女群眾反對封建傳統束縛，保護婦女利益的例子。

在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澈底消滅以後，婦女反封建束縛的要求到處發生，經過了群眾的新舊思想鬥爭的過程，這些問題正在逐漸解決中。

重 圓

姜 鳴

大連縣西山區王貴珍老早就死了媽，在爹爹跟前長大的，她爹就她那麼一個閨女，驕貴的像個寶貝蛋子似的，給她慣成一身驕氣。貴珍已經十八歲了。有一個本家親戚來說媒，她爹尋思了一下：年紀，人，都不錯，家口也不大，也沒有小姑，只弟兄倆個；再說自己已經六十多歲了，小燒餅舖也不能幹了，也不趁個家底，找個親家也好接濟接濟，男方也承認幫忙，就和閨娘說好了，正好婆婆家等入用，媒說妥了就成了親。

新媳婦一跨過婆婆家門口就不對心思啦，婆婆家不濶。特別家裡有上工廠，有出去打卯子工的，得起早帶燈做飯，心裡實在委曲，日子長了就怨曲到『面』上來啦，臉不是個臉，鼻子不是個鼻子的，一天到晚擰着個臉，到後來就使性子啦，叫她做飯，她『登登』的添一鍋頭草，婆婆說：『少添點，添多了冒煙噲人』，她氣哼哼的說：『噲死一個少一個』。到後來更大揚啦，早晨還睡個早覺，還得她婆婆往外端尿盆。晚上老頭老婆常嘆氣，老婆婆說：『你看看這還成樣嗎？簡直是娶個小媽媽來家』。老頭常常

是長嘆一聲，矇着頭不發聲。

這樣貴珍還是『怨曲』的了不得。有一天她上乾媽家訴怨去啦。乾媽是個愛財的，一聽乾閨女找了個窮婆家，這真叫老婆子上火，先把貴珍她爹罵了一頓老糊塗，後來就指道給貴珍：『瞧着現在缺糧這個接骨眼給老爹爹要糧，不給就打醮婚，孩子！咱一輩子嫁個漢子爲的是什麼？要不爲吃穿嫁個漢子做什麼！』乾媽媽的話好像開心的鑰匙（！）貴珍肚子裡可有道道了。回家就朝着大伯伯要糧，大伯說：『現在咱家都不够，等些日子國民黨不封海口，糧食賤了再送吧！』這句話可壞了，貴珍進屋夾着個小包包就走，半腰上叫男人滾回來。男人也說：『過去這個難關再給。他家有先吃着』。貴珍說：『誰叫當初講好的！』貴珍那嘴像割刀子，男人說一句，她能說十句。男人火了打了她兩巴掌，她哭了半夜早晨偷着跑了。

跑回娘家氣起了一身瘡，老爹爹就拿鐵刮，滿身刮的紫一塊紅一塊，她躺在炕上就找摸了。『一不作二不休，趁早散了拉到，我上婦聯會去告他，打老婆犯了政府的方法，看我贏不贏。』貴珍心裡一亮快，氣也順溜啦，一個咕碌爬起來就奔區婦聯會上來了。

會上主任還在家，宣傳委員周同志接手的。王貴珍眼圈含着淚說她起早爬黑當牛使，說她婆婆太威風，還拿老規矩管媳婦。說她丈夫欺侮人，現在男女平等他還張口罵

來舉手打，說着說着撩起衣裳給周同志看，周同志剛下縣的年輕幹部，這一看真火上頭頂，『爲什麼現在婦女還受這壓迫』。馬上派人去找了男人來，劈頭就問：『你有什麼權力打老婆！』男人不承認要說說經過；周同志說他『無理辯駁』。最後男的一口粗氣說：『你們說是我打的就是我打的吧！』周同志把他們打發回去，等着主任回來處理。

主任一回來，周同志先報告這件事，還怕主任說再考慮，末尾追上了一句話『這個姊妹太受壓迫了，一定得替她迅速解決。唉！下面村婦聯都幹什麼啦，現在還有這樣受罪的婦女。』

主任照舊提出意見：『下去瞭解情況』。周同志不大同意兩跟着走了。先到王貴珍家裡，看了看傷，主任翻過來覆過去的看着，越看越不像打的，鞭子打的是縷一縷的。看了一氣主任心裡有了數，叫老頭忠實說，這傷到底怎麼來的。起先，老頭一口咬定是打的。主任叫周同志去找醫院來驗驗看。老頭才着了慌，捉住周同志馬上變了臉說好話。主任告訴她婦聯會是給婦女辦事的不錯，可得理走的正，說實話。

主任出來就往她婆婆家村子走，周同志跟在旁邊低着头直尋思，她們串了一氣門，事情真相露出來了。

『原來還是這麼一個調皮傢伙！』周同志一邊走一邊咕噥着，走了一氣，她問主

任：『怎麼處理這回事？』主任說：『按老百姓那些意見辦，婆家是個窮家，說個媳婦不容易，王貴珍調皮，慢慢教育她。不讓她上媽家去。』

第二天老王家爺兒倆老早來了。

主任問他還離不離婚，老頭說：『主任你看着給辦吧』。主任說：『好！我給你辦。把閨女好好的教育一番送回去。』王貴珍直扭身子不同意，老頭可火了，張口要罵，主任叫老頭坐下，她把小賬掏出來，一條條的把她在婆婆家的事，唸給她聽，王貴珍，腦袋搭拉下來了。主任說：

『我們婦女提高解放的真意，不是指着人家養活，也不是打公公罵婆婆，和丈夫打離婚。這是寄生蟲，是給婦女解放丟臉，真正平等得我們自己來爭取；是要勞動，要幫助家裡過好日子。這才能談到解放。』說的王貴珍頭越往下低了。問她還離不離婚，她不扭了。

主任要當着面給他們兩下合好。把丈夫家人找來了。女的寫『回家參加納鞋底，保證再不偷懶調皮，好好過日子。』男的寫『她若肯吃苦耐勞作活，掙了錢都歸她，萬一她有病災，我可以幫助她父親生活。』

兩張白紙上都印上鮮紅的手印子，主任批評男的『再無論有什麼事可不許隨便打人，到政府、團體解決』。男的樂的嘴裂着看他媳婦。老王頭也向親家道了歉。婆婆

說：『這媳婦有力氣能幹活，就是脾氣大，只要改了，還是我的好媳婦呀！』兩個親家都笑了。臨走時老王頭告訴他姑娘：『今後可要按着主任說的道做，再鬧就別登我這個門』。王貴珍覺着鬧的實在不光彩，老低着頭也不吭氣。老婆婆拉着主任的手說：『唉呀！俺家沒想到婦聯會處理這麼公道，我再可信服婦聯會啦。』

幾天以後，周同志拿着兩雙納的密密層層的鞋底子，送給主任看，這就是王貴珍納的。許了個二等呢。

周同志看着鞋底子有所感觸的說：

『這件案子處理的頂給我上了一課』主任指導她說：『無論處理什麼事，立場不要偏，要先瞭解情況按理辦，才不會出錯』。

小秋愛嫁勞動漢

董偉

一 找 婆 家

「男大當娶，女大當嫁。」小秋已經十七歲了。雖然還是一身孩子氣，但她的頭髮留得長長的；一對水玲玲的大眼睛；鴨蛋臉兒；已經是成人了。這丫頭嘴兒緊，整天都不說話。天一亮就走了，到漁網工廠幹活。早晨撈不着熱湯熱水喝，趕趟兒就嚼點冷煎餅，再不就空着肚子，熬到天黑，回家還是老和尚打光光「一套」——冷飯，吃不吃，誰管她呢？

爹，是個不務正業的老乾巴頭子，從年青就闖關東，把老婆孩子扔在山東家。錢也不捐一個，信也不捐一封，自己在大連胡混。那年，從花煙館裡領了個小老婆，兩口子都抽大煙，又賭錢。天長日久，把個小買賣也抽進去了，就開始搗個「把」，賺兩錢，混一天算一天。

隔山隔海，小秋的媽在山東聽見關東客捎信說：『小秋的爹有外心啦！在外頭娶了個小老婆。』鄉下女人心眼窄，一口氣得了氣鼓，不到百天就死了。鄉裡鄉親幫助挖了個坑把人埋了。小秋哭給誰看！『沒娘的兒，沒蓋兒的房。』十五歲一個小子頭怎麼過？舅舅給了幾個盤纏，打發她到大遠來，找着爹和小媽。打那以後小秋就開始過着刀刃上的日子，天天看冷臉子，頓頓吃冷煎餅。這丫頭好苦啊！

轉過年，『八一五』日本鬼子投降了。到處成立職工會、婦聯會。小秋想：『人家都說婦聯會是給婦女做主的，我又沒個親娘，沒有主兒我得參加。』她在漁網工廠偷偷的報了個名。從此，她天天白日幹活，晚上去上識字班。

小媽知道了，『這可了不得，這丫頭子成了精，學習學習，就跑野心啦！』她心裡打開了算盤：『這丫頭長的滿漂亮，是一隻不壞的小雀。嘿！多了不說，十萬八萬可值呀！』小老婆心裡按了把刀，她早看上了小秋是個聚寶盆。

那天，小秋的爹喝得醉醺醺，（此時他已不抽大煙了。）活像條死狗，從市上回來了。小老婆就說：『老頭子，你二唬嗎？』老頭子扎鼻涕吃扎不出個響兒來，聽她這一說，楞了，又當闖出什麼大禍來了。就甜摸索的說：『哦！我二唬我二唬……你罵吧！』小老婆扯着他的耳朵說：『你幹麼呀？上言不搭下語？我是說你該給了頭子找個婆家呀！』『哦！哦！』『兒大不由爹，女大不由娘，別說你那個閨女又不是我生

的。哼！隔一層肚皮隔一層心。你看看，這當兒又上了學習班，東奔西跑的，咱還管得了嗎？我又沒養一根孩子毛，何苦來，給人家拉把孩子……。」

打這天起，老倆口子，就託東家求西家給小秋劃拉找主兒。『嫁出去的女兒，潑出去的水』他們想小秋早嫁了，早去了這份心事。得一大筆子錢，又去了這個眼中釘。

春天的風，刮的大。不幾天，小秋要找婆家的風，刮進了鄰居馮老娘的耳朵裡。馮老娘是個老寡婆，人，挺老實，但又挺剛強。她只有一個女兒，在十六年前就死了，撇下一個外甥張榮，沒有爹，沒有娘，沒有地，沒有房，靠他老娘攪指頭肚兒掙個『三』『八』倆錢，拉把大了。老娘供他念了四年書。之後，就撿個煤繭兒什麼的。解放後，她分了三間房，張榮進了一家鐵工廠，學旋盤手藝，今年已經十九歲了。馮老娘想：『我擦屎刮尿把他拉把這麼大，這夾當兒也能撈上飯碗啦！孩子老實實的，娶個媳婦可也不至於現眼。唉！我這大年紀，能看看外甥媳婦，死了也閉眼。』

東鄰西舍誰不認識誰？馮老娘自己去說這門親事。一提，小秋的爹就樂意，他看張榮這孩子有出息，又會手藝，丫頭子過了門，可也不能遭着罪，就跟小老婆合計，小老婆嗓子拉得長長的，浪聲浪氣的說：『可也湊付着行啊！只要能多拿點綵禮來……問關你了頭，咱不管。』小秋紅紅的臉，笑了笑，就答應了。

小秋見過張榮，也跟他說過話，她知道這是個好小夥子，沒有歪歪心眼兒，整天就

知道幹活。她覺得：『嫁這樣一個丈夫，自己算有了貼己的人。』

二 下東的一天

天是烏煙瘴氣的，見不到太陽。

小秋要下東了，大喜的日子，一早，她就爬起來，拾掇好了屋子，換上一件半新不舊的淺藍褂，戴上圍裙，準備幹活了。接着，爹和小媽也起來了。爹換上出門穿的新夾袍，套上黑馬褂。小媽呢？三十多歲的人，臉抹的像個猴屁股，紫勾勾的，再配上月白色小褂，簡直叫人打惡心，一起來，就像個山鴉雀啣啣啣的叫：

『秋子，把你爹夜兒個買的麵合一合，多加鹹哪！拉的長啊！趕它兩塊。我切肉開鹵；你爹燒火……』做着飯，老倆口子嘮扯起來。

小老婆說：『你看張家能拿多少錢來？』老頭子說：『至少也得拿五萬。』小老婆說：『金鐺子、金墜子還不算哪！』

老倆口子樂了，小老婆說：『真的，長大的女子喂肥的豬，多使幾個綵禮，咱倆一年四季，吃喝穿戴可就不用愁了。』

天快晌了，馮老娘抱着一個小紅包來了。一進門，爹和小媽就滿迎滿接，推上炕拉上床，那個熱乎勁兒，就別提啦！等打開包一看，小老婆的豬鬃子臉『瓜達』下來了。

瞪了馮老娘一眼說：『我當是什麼綾羅綢緞呢？就拿這點破渣渣兒，六千塊錢哪！』

『孩子她媽，咱家水深水淺你還不知道嗎？這陣子，張榮的手頭兒困難，等結婚再說吧！咱是人拚入，也不是圖東西呀！當初咱是講在嘴上的。』

『也太不入眼兒啦！俺這大一個丫頭子，摸弄了這麼大當爹當媽的也不能光賠錢哪！東西大貴貴的，你說，買雙鞋幫得多少錢？』

小老婆一臉不是一臉，老頭也沒法子說：『將就將就吧！張榮那孩子……』唉呀！這一句話不要緊，她可就火上澆油了：『呸！你個老王八，小廟鬼，你就看見六千塊錢嗎？你閉着瞎眼睛給閨女找這個窮婆家，揭不開鍋的戶，你叫孩子去喝西北風嗎？我當媽的可不能眼瞅着孩子跟那個窮光棍受窮。雖然她不是我腿肚子上割下來的肉，一日叫娘，終身是母。我可痛她，我不能結這門親……』

老頭子的耳呆比麵條還軟，怕氣壞了小老婆，他看看那四件襖面、四双襪子、六千塊錢，就筋了筋鼻子對馮老娘說：『你把這點東西拿回去吧！俺不能叫孩子去受窮。』

一句話，馮老娘涼了半截子心，臉忽忽的發燒，坐也沒坐；麵也沒吃；東西也沒拿；拍拍腿，就下了炕。小秋拉了她一把，也沒拉住。小秋滿眼圈含着眼淚，眼睜睜的看着馮老娘氣的直顛顛走了。

錢就是命，命就是錢，爹媽恨不能搬到錢眼兒裡住，答應了人家，又變卦，叫女兒

怎麼插言？小秋紅了好幾次臉，才捧出一句話：『媽、爹，咱不能……』

小媽正是一肚子氣，沒地方泄，這遭可抓着空子了她說：『啊！你看中了那小夥子啦？你媽可沒看中。哼！瞞到眼裡是條龍，對了你的心思啦！就不能依着你。你給我把東西送回去。』小秋沒知聲。『你沒聽見嗎？送回去，可不能都送回去，不能便宜了張家，咱不能折了本，折了腰，白搭飯，你把買麵買肉的三千塊扣下來。』小秋哭了。爹也逼着去送；媽也逼着去送；小秋可就不去送。

『你送不送回去？』

『不，我不能說了不算。』

小媽從炕上跳下來，拿起趕麵杖就要打。這時，小秋的孀子一步插進來：『你們這是幹什麼？晴天白日打着玩呀？』她一陣風衝散了小老婆的火。『弟妹，你來了？你來的正好。』兩個人拉着手，小媽就訴起苦來了，把事情前後說了一遍。孀子聽了，笑眉笑眼的說：『秋，好孩子，你送回去吧！別盡着惹你媽生氣。』

小秋這孩子靈，想的開；她心裡有底。擦了擦眼淚說：『好，我送回去。』

出門不遠就到了。馮老娘正在哭天抹淚的生氣，張榮也在。看見小秋拿了紅包來，老娘就氣哼哼的說：『你也跟你爹媽一樣啊！反覆無常，你……』誰知道小秋的心？這倒是怨曲了她，『老娘，你不能這樣叫我難過，我，我死了也不變……』

馮老娘聽小秋這一說，臉上的眼淚都笑乾了：『哦！你還是這樣一個好孩子呀！張榮，我去做飯，你們倆談吧！』

這可難壞了小秋，她瞅着張榮那棒棒的小夥子，有點害臊了。倒是張榮在工廠裡學習的好，此她開通，他先說：『你怎麼樣？我可是個窮工人哪！你不嫌窮嗎？』『不嫌窮，我就是愛嫁給你這勞動漢。』

小秋離開了張榮，高高興興的又把東西拿回來了。可是，她心裡却結了個疙瘩，『回家對那母老虎可怎麼說呢？』她有點打醋，推了好幾次門，才進了家。嬌子還沒走，正和小媽嘀咕什麼事兒。小媽一見小秋回來了，氣的說不出話來：『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』嬌子過來拉：『小秋，你個髒孩子，這點破爛攤上的貨，你怎能看上眼嗎？拿回來幹什麼？唉！孩子，你一時給糊塗蒙了心。嫂子，叫秋到我家去吧！我好好開導開導她。』

三 擺下擒虎陣

你可別看小秋的嬌子白胖胖的是個好人。她真的要開導開導姪女嗎？不，她不傻啊！她笑裡藏刀，老虎掛念珠，混充善人哪！她和小秋的媽嘀咕了一下晌，編好了筐兒，擺下了擒虎陣，她也想在小秋這棵搖錢樹上搖倆錢化化。

小秋到孀子家來，也不隔一，有啥說啥，孀子說：『我的孩子，雖然說孀子大媽不是娘，糝子蕎麥不是糧。可是，從你媽死了，我就沒拿你當外人。張榮，那窮棒子，你不能嫁他。你想想，你孀子還能哄你嗎？真的呀！咱老輩可燒了高香，出了你這個又俊又靈的丫頭。嘖、嘖……孀子準給你打着燈籠找個好女婿。』孀子的兩片嘴，就像抹了二兩香油，一直說到天快亮了。小秋呢？左勸左不應，右勸右不應，她，死心塌地，她沒有變卦。

第二天頭晌，孀子家來了一個客人，四十多歲，長袍短褂，肚子吃的挺大，一看就知道是個存『潑兒』（有錢的）的。孀子忙活起來了，又燒水又燒茶，趕忙叫小秋：『今兒個貴客臨門，你到這裡幫我伺候伺候，給王財東倒杯茶。』

小秋朦頭朦腦，也不知什麼風刮來了王財東，『吃人家的飯，就得受人家管，孀子叫去倒水，就去吧！』小秋端着茶壺進去了，『先生，喝茶，』『好、謝謝，我自己來吧！』那王財東一雙水狼眼直刮刮的瞷着小秋笑。小秋有點抹不開，三步兩步就出來了。她心裡可揣個悶葫蘆：『這是什麼鬼把戲？』

王財東臨走的時候，孀子問他：『看上了沒有？』『行，滿漂亮。先頭我去打了一卦，不錯，是個上婚，就這樣吧！我是妥了，就看女的啦！』這些話，小秋都聽見了，她越捉摸越不是好事兒。孀子拍着她說：『小秋，人家王財東看中了你。』『啊！你說

什麼？』『你別忙啊！你聽我說，王財東在旅大地區，誰不知，誰不曉？販金子呀！唉呀！孩子你嫁過去，金首飾有的是：簪子、墜子、戒指、鐲子……愛戴那樣就戴那樣。吃香的喝辣的，你的福份可不淺哪！王財東前些日子才死了老婆，東西繳的一箱子兩櫃，可多呢！你去是個墳房……真是前世定下的姻緣。』

嬾子的心比狼還狠，小秋的臉比紙還白。小秋的眼前直冒金花。她說：『我，我死也不嫁那大肚子，不管他家財萬貫，上馬金，下馬銀，我可不眼饞。』『你別糊塗啦孩子，你想想，那頭炕涼那頭炕熱。人生一輩子，不是爲了吃穿，誰還托生？你看，人家王財東，拔一根汗毛，也比咱的腰粗哇！你再看看張榮家，現吃現掙，你跟他淨得緊着褲腰帶，餓肚皮。到那時候，可沒有賣後悔藥的。你嬾子有話可說在頭裡呀！』

小秋不愛錢，不愛那大肚漢，任憑你花言巧語磨薄了嘴唇，她連擺也沒擺。嬾子說的累了，喘了口粗氣說：『唉！鐵打的心腸也該動了，你這個臊丫頭子。』

四 鬥 爭

天黑的對面不見人，小秋家裡鬧翻了天。小媽說：『你這個小養漢老婆，風流精，這兩天，你上那去打野雞來？』『媽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俺嬾子給我叫了去……』『啊！你的心眼兒還怪花花呢！你心思你就瞞過我啦？你沒看看你跟誰賣乖？你媽當初可打過

響腰呢！酸的、甜的，那一樣也比你嚼的多。』

小媽什麼底細不了解，她是沒法治這個丫頭，故意的倒打一耙，她看見那嶄新的錢票子；那亮錚錚的金子、銀子擺着，可惜撈不到手。『人不瞞良心不告狀，狗不瞞良心不吃屎。』她不能放秃尾巴鷹，她非治治小秋不可。她的私心多麼重啊！她指着老頭子罵開了：『你個老王八，跟你閨女是一根腸子爬出來的，你爺兒倆治死我吧！死了乾淨，我怎麼瞎眼了嫁你這塊料。』她又指着小秋罵：『大老婆要死也不死乾淨了，撇你這個小冤家給我。根不正，苗不正，結個葫蘆瓢不正，你給我丟死人了！你叫我見了親朋怎麼抬頭？叫你孀子怎麼有臉見人哪？』指頭戳到小秋的臉上，泥人也有個土性兒，小秋實在聽不下去了，她的心像狼抓去了似的難過。她從來沒這樣大胆，這遭她什麼也不怕了。她知道人熊了受人欺，她拚上了這七十來斤。

『你還能把我活吃了嗎？你罵吧！你咒吧！我媽早死了。嚙你自己的舌根子去。嚙爛了，我也不能由着你，我有我的自由……』小秋這幾句話，像刺刀一樣刺進了小老婆的心。小秋這一頂，可就頂出禍來了。

小老婆說：『這東西，比我的嘴頭還硬，我非擡出你去不可，你快走，別鬻了我的家。』『快走，快走』老頭子真聽話，拿起簪等疙疸，呵啞呵啞就打小秋，小老婆也來撕把。

此時，馮老娘和張榮都在門外聽。『你走，你走，把衣裳扒下來，一根布子絲不能穿去。走，走，』張榮聽了，心裡多麼焦急呀！他對老娘說：『咱不能眼睜着叫她光溜溜的出來。』老娘叫他回家拿了一套衣裳來，在院子等着。

老頭子的毒手下的狠，小老婆扯着嗓子潑辣的罵。但是却聽不見小秋一點聲音。她的骨頭多硬啊！她受慣了苦，她不在乎這幾下子，她咬緊牙根子。她想：『哼！一就是一就，要硬就硬到底。』小秋決心不說半句軟帳話。

已經半夜了，張榮再也忍不下去了。他和馮老娘一起進去了。『你們打算怎麼的？還能把人活活的折蹬死嗎？』『不用你們管！』『你把小秋給張家了，我們就不能讓他挨這個打。』『給誰了？我的閨女沒給你老張家，你別臭美。』

小老婆，老頭子翻臉不認人。馮老娘抖了抖胆子，打開天窗說亮話：『小秋的爹媽，你們也不用翻臉無情，咱們有一說一，有二說二，當面鼓，對面鑼，咱三人對面，把話說開了，是紅就是紅，是白就是白，叫孩子自己說一句。』

小秋多抗硬啊！她不怕，她一點都沒有胆怯。大聲的說：『死也要嫁給張家，誰也不能逼我嫁給大肚子，我不是個金錢腦袋。』

張榮說：『你這是真心話嗎？』小秋說：『我若是假的，你就把我的心肝挖出來。』

『好！走！咱一塊兒走。』張榮拉着小秋要走，爹和小媽都焦急了，一把拉住他們。『你往那走？看你敢領着走，半夜三更，你搶男霸女還搶人啦？』她故意大聲吵吵。

東鄰西舍都來了。『半夜拉宿的你們吵吵什麼？』老頭子卡着腰說：『你們回去吧！清官難斷家務事，不用你們操心。』小老婆號天爺娘的哭起來了：『不能過啦！搶人啦！……』鄰居好歹勸住了她。又說：『你老倆口子賞個臉，全當留我們個宿兒，就叫孩子在家過一夜吧！有話明天說。』

人都走了，發瘋的小老婆，扎鼻涕的老頭子也回房去了。小秋自個兒坐在小屋裡哭。看看頭髮已經撕了一大綹子去；混身一楞一楞的發烏。她身上沒有一點勁兒，但這丫頭心裡却明白。她想：『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能變卦。張榮——他幹活好；他學習好；他誠懇；他老實；……我們倆結了婚，他生產，我也生產。他——王財東，像一堆臭糞，金子、銀子，我不喜歡，不能爲了幾個錢，就賣了自己。』她喘了口粗氣，她更堅定了信心……她討厭那母猪一樣的王財東；她愛那棒棒張榮。

『在學習班裡不是學習了嗎？工人階級是新中国的主人，婦女要爭取婚姻自主……共產黨領導下窮人當了家……』她想到了共產黨；又想到了婦聯會……

『吱』的一聲，爹媽屋子的門開了。『拍拍』直打小秋的門。『小秋，開門開門』

小秋有點害怕了。『他們不是要害我呀？』她不敢開門。等了好大一會，爹小聲小氣的說：『孩子，你開開門吧！』

這一回，改換方式了『強拉不如軟商』老倆口子又出了熊趟兒。小媽說：『小秋，你看你爹這大年紀，你不可憐他嗎？孤孤老老的，又沒個兒郎，還不是指着你嗎？嫁給王財東吧！孩子，靠着大樹不愁柴燒，抱着粗腿不愁飯吃。你過了門，就是當家少奶奶，笤帚把把在你手卡的，你說怎治就怎治。你爹媽還不跟你享個福嗎！好孩子，我的心肝。』真是後老婆臉，一天變十八遍，小老婆的嘴比蜂蜜還甜，拉着小秋一聲不拔一聲『好乖乖，好孩子』的叫。爹也說：『小秋，你心裡清楚些，別聽哄哄的。你想，你媽還不是爲了你好嗎？』

小秋的腦瓜不糊塗，她沒有忘記自己是個窮孩子，她不能忘本。她斬釘截鐵的說：『說出大天來，我也不能這樣做。』

爹媽的臉馬上又翻過來。『好！好！好！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。我看你太不識敬啦！越敬越歪歪。明天，就給我滾，滾。』

五 結 婚

『婦聯會是娘家。』天一亮小秋就到區婦聯會去找到主任。主任，她是多麼親熱

呀！小秋自從媽死了以後，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笑臉；聽到這樣的寬心話。小秋把自己心裡的話，一舖一板的都告訴了主任。她鼻子酸酸的，黃豆大的淚珠兒滴在主任的襖襟上。

『小秋，別哭，光哭不頂事。放心，有共產黨，有婦聯會，一定給你做主。』主任安慰了她，主任要給她作主。

小秋的爹媽、孀子、張榮和馮老娘都來了。大家坐下，主任把事情的末由詳詳細細的問了一遍，寫在小本子上，生怕漏了一個字，她是多麼細心哪！她說：『你們老倆口子不能這樣，不能爲了金錢，就逼着小秋和張榮的婚姻拆散了。小秋愛嫁勞動漢，她不嫌窮，這是對的。她站穩了立場；她有這個覺悟，她不嫁給和工人階級對立的大肚子……這是共產黨領導下，新婦女應該走的路。自己要爭取婚姻自主。此外，別人誰也沒有權利來干涉她……』

主任說的多卡斥呀！大家清清楚楚的都聽見了。張榮看着小秋，小秋也笑了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小老婆也沒有辦法了。但她還想賣『乖』她推的一乾二淨說：『主任哪！你說的我都知道。這事可不能怨我。你想想，孩子又不是我養的，我可夠咬耗子，多管的什麼閑事呢？都是那個老骨頭……』『都是我，都是我，不幹人家她媽的事。』老頭子一兜兜了去。孀子也弄的抹不開，一句話沒說。

最後主任說：『小秋與張榮結婚，你倆口子有什麼意見？』爹說：『我沒有意見，我沒有意見……』小媽說：『我可有個意見，小秋結婚，我可不在家，因為我有個心痛病，動不動就犯了。』

不管小老婆心痛不心痛，大家可都同意了。

在婦聯會的幫助下，半個月後，小秋和張榮結婚了。結婚那天，婦聯會主任和其他的三個女同志，都參加了他們小倆口的結婚典禮。

嶄新的婚禮

白 雁

『洞房花燭夜，金榜題名時』，自古至今當着男娶女嫁這個吉辰，總都認爲這是個終身大事，得鑼鼓喧天，花轎往來，就是傾家蕩產，總也認爲是應該的。但在民主的新天地裡，老年人也慢慢的開動了腦筋。年青的呢，總要說句：『還封建！還落後！』

旅順鐵山區，有個劉家村，是最偏僻的一個小村子，廿三歲的大姑娘劉淑娟，當着她出嫁的那天，一無花轎，二無喇叭，是個新式的婚禮，一時傳爲佳話。

一九四九年正月初八，是她舉行婚禮的日子，當着日上三竿的時候，刁家村的青年扭着秧歌，伴送着新郎刁有敏，由山坡上蜿蜒的扭着，到劉家村去迎接新娘；劉家村這裡是一群婦女，身束紅彩，伴着新娘，迎着新郎。她和他相視一笑，臉上呈現出紅暈，兩朵鮮艷的懷花併在一起。青年的秧歌在前引路，婦女隨後相送，她倆佇立在當中，初春的風好像在給他（她）倆伴奏着交響曲，青年在前唱：『正月初八好佳晨，』婦女在後面：『民主自由結了婚』，『新郎新娘好歡喜』，『白頭偕老向前進』……。

這個在旅大創造了歷史紀錄的新式婚禮，引得周圍的官家村、于家村、尹家村的男女老少，也都聞聲趕來，把個六、七十人的悠長的秧歌隊，圍得水洩不通，刁家村刁玉選老大爺已是八十四歲了，聽說這個新式的婚禮，也蹣跚的拄着棍，站在高崗上看熱鬧，刁玉章的母親得了三年半身不遂的病，聽說這個婚禮，逼着她的兒子把她指出來跟着秧歌隊走，邊走邊說：『咱那丫頭打明也這樣做』。刁老大爺看着這樣的婚禮，也不盡稱讚着：『我活到八十四歲，還沒見着這個新式的！』

刁家村和劉家村是一坡之隔，在解放的前一年，親翁親訂的婚，她和他從小是同學，又是親戚，常在一起耳環磨擦，但自從訂了婚，他倆就被這一坡相隔了。女的當了頭一任的婦會長，男的在兩年前到瀋陽去做買賣，去年初秋在國民黨統治區裡，好歹逃回溫暖的故鄉旅順。他回家後在村裡也特別起勁，村民就把他選上了友協會長。

一九四八年臘月間，雙方訂好了佳辰，準備着春正的婚禮。劉淑娟這樣想：『兩人都是個幹部，得換個樣，別叫人家說封建！』她看着秧歌隊不錯，又省錢又光榮。但她又怕婦女們不願幹，家裡父母不滿意。男方不同意。她在婦會裡很有威信，和婦女一商量就妥了，回家先和她母親提，可是她母親就不高興的說：『唉呀！孩子，姑娘做媳婦，這是一輩子的事，那好不坐個轎，老古規矩還能改啦？』六十一歲的老奶奶，也在旁邊幫腔：『這成話麼？』劉淑娟就算給她們聽：『人家抬轎，僱喇叭，咱不還得給人

家賞錢？再說他們也是窮的，拉下了飢荒，我還不得過去受罪！』這兩個老人一聽要化錢，思索了一回說：『這可是妳自己願意的！』

『男方是不是願意啊！』她當時這樣想：『他從國民黨統治區回來，是不是真進步呢？這可是試驗他的好機會』。當年臘月三十日，這天晚上劉、刁兩村的青年、婦女，都扭着秧歌隊，手提着光榮燈，給警衛團和派出所弟兄們掛燈，她就把自己的心意和準備，告給了刁家村的婦會長。刁有敏接到這個消息，心裡便發愁了：『家裡呢，以前計劃着四輛車，吹鼓手去娶，因為借不着那麼些錢，遷就着少僱兩輛。要是秧歌隊，向來沒有這樣做的，又怕家裡老的不讓。』愁的他沒辦法，便和村長商量，村長說：『人家那麼進步，你還是個幹部！秧歌隊我給你動員』。他回家便和他父母商量，他母親火了：『這成什麼體統！豁上抬借也得弄個轎！』刁有敏就對他母親講：『咱光僱兩輛車，就小兩萬來元，還有吹鼓手呢！咱上那去借這些錢？』他父親一聽這個數目也就動了心：『我不管，隨你們便，要是拉飢荒我老倆口也得跟你們遭罪。』

一九四九年正月初八的晚上鬧洞房的客人，逐漸的散去了，她和他坐在洞房裡，有些忸怩的在密語，還是女方低着頭微紅着臉先發言：『你看今天怎樣？』『妳這樣倒合我的口味。』住一回他又說：『當時我想僱一輛車，別人說得兩輛，沒錢真給我難壞了』，她倆會意的一笑，又在密語着二月間的生產工作，劉淑娟說：『咱倆到了二月得

「塊上山開荒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結婚後三天，小倆口一塊回娘家去，村裡的青年男女，晚間也都圍攏來，七嘴八舌的對劉淑娟說：『這樣真好，咱們打明也這樣做』。尹秀林、尹桂貞、劉月清這些姑娘們都紅着臉，表示要這樣迎接她們的婚禮。二十三歲的林愛秋，將在今年秋天出嫁，她說：『他家雖然在盛家溝，我也要這樣做。』劉老大娘也在一旁打着趣：『俺他老姑娘這樣做還行？』『能行！』林愛秋堅決的表示着。

